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近世政治思想史

外埠另加郵費
精裝五元

原著者

Meriam Barnes and Others

譯者

曲宗

發行者

曲宗邦

印刷者兼
總代售處

地址：東四三條十二號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部
電話：東局三三五九號

代售處 各埠大書店

鄧寧 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

教授鄧寧 Dunning 於一九二二年二月起，彌留之餘，氣息奄奄，竟於八月二十五日溘然長逝。鄧氏生於美國紐赫蘭之堡倫地方 Plainfield, New Jersey。於一八八一年得「哥倫比亞大學校」Columbia University 學士學位；一八八四年得碩士學位，一八八五年得博士學位。鄧氏之高等學校生活垂四十年，全消磨於哥倫比亞大學，繼續爲學友，講師，教員，附助教，教授。自一九一三年，實任歷史及政治哲學「厲伯教授職位」Lieber Professorship。一九零四年受法律博士學位；一九一六年受博學博士。一九一三年被舉爲「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一九二三年被舉爲「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會長；二者之名譽，証明鄧氏居著作家之領袖地位；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政治學會」例會，鄧氏有會長演詞。

鄧氏之著作，冠絕一時，具非常的功績，約有三界：教書界，出版界，政府與歷史學問界。當爲大學講師時，明敏驚奇，歷經高等學校事業之長久時期，遺留不能消滅之印象在聽講之數百學生腦海中。鄧氏具有非凡能力，使學生興奮進行各界研究。其與已畢業之人，亦有許多激勵的接觸。「哥倫比亞大學」之歷史，經濟，公法等出版品數百卷，完全屬於他的友誼興趣和規勸之認識在這些學者的研究之發達。一九一四年鄧氏之學生印出「南方歷史與政治之研究」Studies in Southern History and Politics，確爲鄧氏鼓勵所致，是有斯者之著作；本卷，亦是諸學生感佩鄧氏之政治思想史之非常貢獻，遂於此部分學問，努力出此產品。

鄧氏自一八九零年起，至死時止，爲政治科學季刊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極積進行團體中一個主筆者。其間，自一八四九至一九零三年，曾任總編輯。鄧氏之有識別力的裁決，與夫編輯謹慎技能，是緊要原因以建設和維持政治科學界定期著名出版品之高大標準。十年之中，確切工作，大部分消磨於編輯之生活，大有益於政府學界他的同事諸人。

鄧氏於美國歷史及政治思想，咸有豐富學問之貢獻；而於政治思想則尤甚。鄧氏博士論文，題爲內戰及重新建設與美聯邦憲法關係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數年後，繼續出版，不乏其數：一八九八年著有內戰與重新建設論說 Essays o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嗣有政治經濟重新建設一卷 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編入美國國家匯纂 American Nation Series。一九零七年鄧氏同奔克潦夫

Frederick A. Bancroft 編輯『許阿支之回想』The Reminiscences of Carl Schurz(1707-17)。一九一四年著有『英帝國和美聯邦』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爲英美關係之最奇異的推測。

鄧氏之於政治哲學研究，有顯特的貢獻：著有『上古中古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cient and Mediaeval (1902)，嗣後續出二卷：一自『盧德至孟德斯鳩』From Luther to Montesquieu(1905)，一自盧梭至斯賓塞爾From Rousseau to Spencer (1920)。這些有系統政治思想書，啓發透明，文雅解釋，立即替代布龍子里 Buntzchi 和蔣奈 Janet 之早先著作；成爲政治思想進化之標準歷史，爲正式政治哲學之所有緊要學者所不可少的指導。其不尙感情重客觀的分解意見，抑或爲大著作之最顯著特性。極少有同一能力之人頗能抵拒情緒以式成獨立系統和進行獨斷哲學。至末卷之結尾一章，此態度啓發至爲悲觀樣式，然此非其研究全體之特色。在晚近時代莫有一個人曾做出遠過於這些卷之著作家以進行研究正式政治學說和砌一條路指向增加精密研究政治心理之進化。

卒之，若謂鄧氏爲真正高貴人，大學者，或不至過獎。鄧氏之個人性質，在所有聰慧友人圈中，莫不親愛之。其守已持非常和靄態度，兼有銳利心理，希見忍耐，闊大同情。其談話活潑有機智，永弗自恃學者，睥睨世人。任「世紀學會」The Century Club 捐助職司，喜往來於其間，幾若一會之命脈。

鄧氏於六十四歲辭世，美國學問界受一重大打擊，加以前「政治科學學會」會長貴族布賴氏 Lord Bryce 之死，是一九二二年，歷史界，政府學界，喪失兩位出衆表率學者。斯二人者，生活步態距離頗遠，經驗樣式緊爲殊異。然有許多理智特點相同，一切樣式思想之同情理解，亦同，通暢明曉之文藝品質，專斷結論之厭惡弗爲，亦無不同。雖對於目的地，皆有困憊悲觀之話風，然二人自有生以來，對於尋求真理之人，梭巡於政治事情之擾亂迷途中，發出激勵之曙光。

本卷之設備，由鄧氏學生爲之。意在表白鄧氏向日授與各個學生之爲何，及鄧氏之於政治科學，尤其是於政治學說，所做之系統研究到的是什麼，藉示欽重之意。原擬在鄧氏未及死時，貢獻於生活學者鄧先生之前；然運命使然，致將爲死去的鄧先生之紀念。吾人弗能親獻此卷於鄧先生之前，然吾人可真以此供奉於先生和先生的學問之精神，斯爲他十分長久形成之，斯出自他的記憶永垂照不朽。

鄧氏之研究政治觀念之第三卷：『政治思想史，自盧梭至斯賓塞爾』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Rousseau to

Spencer，已至十九世紀第三季。自此以後，發達許多有興趣而且緊要的政治思想，斯爲本卷呈獻和解釋之者。然有一些討論之處，微包鄧氏已經言及之者；第關於前後次第接連，愈使意義明析，則不得不爾。

本卷著作者之希望：是對於更爲重視理解近時政治學說之運動者，爲其準備實質。固已，關於這種運動之許多方法和標定，尙未完全分明，然相信此書所述之分析，將使解釋我們時代之工作，易於從事。

目錄

第一章

近世政治思想之傾向

第一節

近世之社會顯著動力

第二節

發達有系統的唯一理論之諸領袖團體

第三節

同時諸政治學說之智識裝具

第四節

研究政治之方法

第五節

政治理論之確實進步

第二章

政治共主學說之近世一些代表家和評論家

第一節

緒論

第二節

政治共主之極端愛護派

第三節

政治共主學說之反對派

第四節

解析生物學和解析心理學

第五節

準政治共主學派

第六節

基本問題

第三章

多元學說及其國主權之抨擊

第一節

國主權之傳統教義

第二節

多元學家之抨擊

A

國主權與團體自治權

B

國主權與國際主義

C

國主權與法律

第三節

結論

第四章

政治學說與國際法

第五章

近今政治學說之發達與法律學

第一節

法律學之本質，範圍，及方法

第二節

法律學之派別

A

分析學派

B

歷史學派

C

哲學學派

(1)

十八世紀之自然法學派

(2)

玄理學派

(3)

社會哲學派

(a)

社會功利主義派

(b)

新康德派

(c)

新黑格爾派

D

比較學派

E

社會學學派

(a) 實證或機械時期

(b) 生物時期

(c) 心理時期

(d) 統一時期

第三節 法律學之近世趨勢

第六章 無產階級之政治學說

第一節 無產階級政治學說之宗旨和機插

第二節 集產主義

第三節 無政府主義

第四節 生產管理主義

第五節 公所社會主義

第六節 消費合作

第七節 田地均分主義

第八節 單一稅

第九節 鮑兒許威主義

第七章 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四年德國政治輜略影響於社會學說

第一節 德國缺乏革命傳統

第二節 臘管兒之影響

第三節 窘迫時期

第四節 愛國主義和改正主義

第五節 一九零七年定命選舉和改正主義勝利

第八章 近世哲學運動之與政治關聯

第一節 敵對方法

A 唯心論

B 自然論和天演論

C 實驗論和經驗論

第二節 主要爭執

A 一元論對多元論

B 道德論對非道德論

C 民主政治概念對貴族政治概念

第九章 社會學對於近世政治學說之若干供獻

第一節 社會學與政治科學

第二節 社會學對於國的本性之意見

第三節 政治機制之起源

第四節 國之基本動因

第五節 國和政府之體制

第六節 政府之行爲與機構

第七節 社會學關於自由和權利之意見

第八節 社會進化和國活動之範圍

第九節 國際關係

第十節 政治機制之非常法律狀態

第十一節 政治學說與社會環境

第十二節 結尾之評價

第十章 社會心理學與政治學說

第一節 團體與社會管理

第二節 社會管理之心理要因

第三節 政治的和社會的事實之文化分析

第四節 一些實行引用心理學至政治學

第十一章 人類學學說之政治起源

第一節 社會組織之一些基本形式

第二節 社會的和政治的天演進化之學說

A 天演論地位之發達

B 毛根的天演策劃之評論

第三節 古時政治組織

第十二章

人文地理學對於政治學說之一些表率的供獻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呂特生於一七七九年沒於一八五九年

第三節

霸克兒生於一八二一年沒於一八六二年

第四節

雷支兒生於一八四四年沒於一九零四年

第五節

衫浦兒生於一八六二年

第六節

賴克拉氏生於一八三零年沒於一九零五年

第七節

麻懇德生於一八六一年

第八節

恨亭湯生於一八七六年

第九節

戴克特生於一八六八年

第十節

婁威生於一八八三年

第十三章

種族爲政治學說之一個要因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阿利安人種論

第三節

條頓人種論

第四節

人類社會學

第五節

美洲盎格羅薩森論和條頓論

第六節

美國北族論

近世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近世政治思想之傾向

Recent Tendenc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墨雷木

Charles E. Merriam

著

第一節

近世之社會顯著動力

The Outstanding Social Forces of the Period.

在視察本時期之政治哲理，若以鳥瞰目力窺視古今上下時宜之最緊要社會趨向，復以直貫眼光觀察宇宙中外已發達之廣汎種類理想，可以得見着利益。吾人所可考究的：什麼爲本時期之社會顯著動力乎？什麼爲發達有系統的政治唯理論之卓越團體乎？什麼爲理智的裝具，各種競爭團體之推理技藝乎？更爲特別的，什麼爲達到政治真理之途徑——政治的研究之方法乎？假使吾人知到這些要因——一些社會動力，一些大興奮團體，斯時之理智裝具——將易於分析和理解自一時至他時現露觀念之系統。最末，在普通視什麼爲政治學說之一些主要之討論致有怎樣進步乎？

工業主義郊市主義之較前愈爲發達，不同種族不同國籍之新接觸，女性主義之澎湃，均爲斯期社會諸顯著特色。若查究斯時政治學說之發達，必由於這些潛動力之精神與光線，方能得見更爲確實，因其限定和影響斯時政治思想多矣。

斯期之工業動力，亦如已往其他一切時代者然；關於政治體制，權力，根本政治設想等，極端緊要。而工業發達之普通特色，與一百餘年前之工業演進，弗全相異。若機械之用溜蒸汽和其他力，運輸之發達，大規模企業之繁興，工人與器具之分離，工業之大批製造——這些新工業主義之普通趨勢，交投入於本時期，促迫有加。更以機械之發明發現，迅速遠離；生產之單位，大而愈大。早先工業之很多特色，更於斯時代愈加濃深。雖然，有二新發達之表徵：第一，工人之組織——勞働之團體；第二，工商企業非常擴大，蔓延於世界，注入於所謂退化國家地方。

工人之組織，始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先時咸目工人組合爲非法，進步迅速，未幾勞働堅密團體達至時時恫嚇政治國

之尊嚴與威權。無可疑問的，社會組織上一個很緊要事情之迅興，如工人中休戚與共之意義，組織形式符合於牠的兵爭之新場合，戰略和黨綱和宣傳皆適宜於這些勢力的新中心之需要。至於所謂什麼勞工運動之陣前，每有暴戾，腐化，無識諸行為，然此不無有關於普偏工業界群眾工人堅持結合之根本重要。勞工之運動，時而採取「職業組合」之形式，時而採取甚於政治國會之國家社會主義之形式。在換個時候，採用「基爾特或公所」和會主義，或「生產管理」主義之形式，或晚近「蘇維埃主義」之表現。此種運動影響於政治巧妙進行，因而決定政治態度和價值；其緊要情形，視夫民主政治，宗教，哲學，科學，匪惟不較少，抑且更有加焉。

另外一個多價值要因在同時工業主義之發達中，則為經濟企業擴至世界其他遜於西方歐洲文化地方，即不然，無論如何，斯地方關於近世工業主義之方法和技術，不大發達。原此擴大之運動，其實，非是世界歷史之新事實，實則三百餘年前既已行之；然因運輸和交通之方法改良，大工業中心之壓迫競向新市場，該擴大運動遂變為日甚一日，宣傳一世。加以西方人侵入東方，溫帶人侵入熱帶，更壞商人侵犯未開化人，日益增多。更於本時期除却尋求擴大市場若輩之努力外，再益以傳教熱忱。十字軍之精神，補助商人之企業和堅持。故世界之陳腐人，與那嚴行努力之一般新工業首領對峙競爭，大白其無希望。自甘於工業上政治上附首怙耳。獨日本以可怕的迅練，脫離隱居界；取得近世之冠裳和態度；敏然致力於經濟組織，政治聲譽；雖許多西方先師莫能過之。

世界各種樣式文化之接觸，衝突，妥協，兼之牠們不同的態度和理想，在在屬於觀察近世政治思想進化之根本重要。一個切近效果者，就是帝國主義之辛澀喋喋，伴以每每可羞的貪婪，削奪，及軍事殘酷等行為。苟深窺其內中緊要，亦似預示世界利益和世界組織之發生，指向國際主義之途。由這些接觸，致有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等理論之顯著發達，蓋以試行理解各種倫理團體之有衝突的要求權利和着同爭勝的之一些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的要求權利。

斯期種族問題，仍為政治學說和實際之騷動中心點。國家主義為種族變象之表白，^{註1}則其發達在封建主義之衰微，十九世紀前半期，既已活躍，自此世紀之末至二十世紀之初中年愈行擴張。國家主義之所以為政治觀念，基於幾惡劣解釋之倫理的，地理的，歷史的，哲學的基礎，斯為主宰實際事務之世界中最上權。彼地方主義，國際主義，在人類心理上均弗能與之無抵抗的蠱惑力相為角逐。

迨至本時期之末，自決主義復興；政治種族宣傳，軍事活動，均有自決之豐富表白。自決之學說，雖永未有明白銳

註1 See T. H. Hankius "Race as a Factor in Political Theory", *infra*. Ch. XIII.

利之解釋，然爲之中心點，彼種族，地理，歷史，文化等團體之需要獨立政治組織，咸環繞於此。這些種族團體之無界限之線索，地理邊疆之確實地位，每爲難以顯明解決的爭論之事項。凡爾塞之條約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理論上承認自決主義，實際上無方法以行之。同時又發現非常運動，目的在政治自治權，有時或謂之自治 home rule，起在如此廣遠距離地點，若印度，若南阿非利加洲，若埃及，若愛爾蘭等皆是，以至所有大陸和海島之爭論聲，亦弗謂之較弱。

當國家主義至昌盛之時，受新見疑的反對者銳利指責其哲學之領域。卽由略識事情表面以內之人觀之，亦表有緊要反對之遂加與起徵記。顧社會學家之新興團體和勞工團體，普通注重勞動階級之國際間休戚與共，毋寧國家主義國之政治統一。實際上他們相應國家主義派的愛國主義之講教，理論上感情上漸漸遠離國家主義學家所建立的法則。而生產管理學家，基爾特社會主義學家，愈更爲銳利攻擊國家主義之理論基礎，並嚴行指斥其哲學設想與夫其實行發達。

另外一個影響，則爲都市主義，發生重要始自本世紀上半期，嗣至晚半期，進行愈更迅速。此大集中運動，則以都市爲吸磁石之中心，在西方世界，到處都看得見的，而在一般大工業國中，尤極爲顯明確實。工業主義和都市主義並行不悖。大羣衆雲集於都市，繼續增加數目，造出來社會政治組織之新樣式和新問題，致使社會遠弗能固守平常步態。在英德美諸國中，此種推行視若義務，繼續不已，其速率令人驚駭，致人類種族之數百萬生靈，有以改變其最緊要之樣式生活之方法。離去鄉村會社之習慣和互相交作，進至稠密都市中心之習慣和互相交作，是一個困難轉變，苟無經過深遂之苦腦，忍痛，及錯誤整理，則於許多事例之轉移樣式，往往做不成。在任何事項之進行，人民大眾之外表的心理的態度均需要緊要的重新整理。都市生活方法不是鄉村生活方法，此兩組之準則與理想，互相反動日甚。世界更大國家，倏然脫離鄉村會社之種類，加入都市工業之團體，都市之準則與理想，遂愈左右社會政治之思想。都市革命，事實上幾如工業革命同一要緊。斯二者皆包含人類生活和行爲達至深遠的重新整理。若弗爲極詳細究察這些基本情形之影響於政治思想之普通樣式和特性，則人類心理之政治狀況之鑑定，固無完全。

婦女覺悟之迅興，和婦女解除教育，經濟企業，及政治活動之許多傳統限制，亦皆是本時期之誌異。婦女運動爲斯時之一顯著特色，在向日歷史或已隱行若干運動，今則發生更大注意及之。西方諸國之婦女，昔因家庭製造之衰落，久不與聞工業，今重行入於工業活動之場所，成就可珍重的獨立現狀。她們向不准入於教育界，今強迫太弗誠實的友誼羣衆承認解禁。她們向未夢想公民權利之平等，今始獲得，竟邀准實與男性平等之選舉權。然雖於政治權力之基礎既已和

平進行改革，而女性主義之政治學說，猶未發達極精。至反對婦女之選舉權，亦弗基於任何精工之學說，只本諸深根固蒂之習慣與漠視。若此婦女界之享受，良足多矣。

第二節 發達有系統的政治唯理論之諸領袖團體 Leading Groups Which Developed

System of Political Rationalization

斯時環集政治學說之各種團體，繼續發達。工業動力中之最顯著者，屬於勞工階級。雇工團體表述之資本論，可以說為保持其自己。中等階級之遭遇，使未及其尊嚴，則其實行權利已感受衰微。西方所有國家之勞働階級，咸進至權力之境；東方亦露有迫切抵持力之微薄表徵。自勞工階級產生兩大運動：一則職業組合主義，一則社會主義。此二者邁行迅速，近至經濟的，政治的權力；理論亦遂之發達。合科學的社會主義 Scientific socialism，公所或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生產管理主義 Syndicalism，蘇維埃主義 Sovietism，共產主義 Communism，以及廣義和平主義 Pacifism，相繼而出。並於此發生適宜於工業時代之新戰略——總罷工，『直接行動』，均用於直接經濟權力之場所。復自此種運動，產生人類同情和社會幸福之立法感觸大潮流，斯成為十九世紀後半期卓越形態。職此勞工感受工業大戰之刺傷，遂自勞工發生感情觸動，驅向救濟立法；職此『勞心役之團體』，遂有以下諸思想家。如伯布兒 Bebel，波恩斯屯 Bernstein，老雷 Loria，驕賴氏 Jaurès，歲布氏 the webbs，瓦拉氏 Wallas，寇西 Cole，克魯歐金 Kropotkin，托爾斯泰 Tolstoi，蘇賴兒 Sorel，李寧 Lenin 等皆是。然此並非謂渠等全出身於勞働階級；而謂若無這些思想家，斯時之政治學說，殆將幾近失其極大之氣力，和全體之新穎。這些學者先覺之理想，引動人之期望，斯時僅有，為人之所弗為。至其所持之斯日唯心主義，似取自先時有產階級自由家手中落下火炬。

資本主義之團體，繼續發達其集中權力。內而抵禦西方國內有組織的勞工之新興力；外而在退化國家地方，創立被征服的新世界。由是供給一個偉大迫力，驅使世界之一些大國家盡陷入於帝國主義，並飾以配合的理論公式使向上開展。資本主義亦講到功效之道理，引用工業之實施。遂致工業功能之工學，為營業界之一重要原因。其實，工業方策之創始，見之於專門技術團體中，尤其是工程師；今將其效果，輸入於一些大工業之關係。致所謂科學運用方法之實際結果，每每利用之。

資本主義推廣自由學說。此學說經濟學家發達之於前，斯賓塞社會主義學派 Spencerian Socialists 昌明之於後。偏世界所有大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個人自由主義，不干涉主義，為通行標語。惟德國為例外，因德國盛行父權學說與實用。著作家如毛澤克 Mallock，敘要特 Guyot，畢油溜 Beaulieu，沙收納 Sumner，咸敘述私產不可傷害之堅持理由，並為高尚修練之辯護，遂致該學說為其時之一基本格言。

自其普通言之，資本主義致身與民主體制相結納，最顯著者，厥惟英法美。德則異是：在德資本主義致身與君主及軍事封建貴族相聯合，一若權力與能力有密切編織者。然日本之資本團體，似別於軍事，局部，及封建團體，迄今仍致身與古制（君主）聯合，然不無慧眼注視民主政黨之新興權力。^{註1}

雖然，資本主義於斯時始行得到責任意義，要在留心於其所用人類氣力。其所以致此者：半由於主人感情；半由於工業工程師指示，標出改良個人行為，以達到生產之可能；半由於應付勞工團體挑釁所激起感情潮流。姑無論其為最後或直接動機，則其實行結果，是世界上最西方諸國有財產團體方面，對於工業和社會，開始重行改組之表徵；而更高守舊主義遂因之盛行也夫。^{註2}

中等階級，迄今仍有大權能。則其傳統觀念，流行於東西兩大陸，與時俱進。普通選舉，代表政府，立憲主義，法律平等，蔓延於全世界，西方東方莫不皆然。近至斯期之末，僅存極少殘餘傳統政府；而其中最多數，似具凋敝空名情形，全無實際威權。獨日本今仍屹然為傳統君主制之保障。

然當共和國完全成立以前，久矣發現不滿意共和主義之表徵。既於一八四八年，一八七零年兩次革命，新經濟爭論，已列為前題；工業民主制辯護者，已開始致力於承認之要求。嗣後革命，於政治界攻擊君主傳統制，於工業界攻擊資本主義權力，二者兼行。平素，前者為革命運動彩色，與國家主義結合時則尤甚；然所有革命競爭之時，幾莫不有社會主義之堅強暗潮在焉。大戰爭前革命，尤為昭著。俄國新成立政府之為例証，莫有與之倫比；略遜於此者，德與奧是已。

中等階級乃以資本主義招致其首領，每擬恃民主機關為其保障，然致至衰微；同時，勞働階級不斷侵犯中等階級行陣，擴張有組織的工人團體之阻礙力。英倫一部分中等階級人，屬於小地主，夙已不見。法美小地主勢力，今仍極可怕，然並非恒以理智導之。顧中等階級之遭遇，乃由於反對大財產主之腐敗，無法，侈恣——時稱之為富豪，同時又以同

註1 See Ushwaki, The Working Forces in Japanese Politics.

註2 See Robert Cecil, Conservatism, for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most responsible wing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group: also Ramsay Muir, Parliament and Industry.

一能力抵禦勞工團體之暴戾，破壞。夫於民主政治之下，工商業有愈密切組織，每藉黨派，新聞，宣傳，以衛護其權力。更於此時勞工階級繼續增加人數，繼續增加組織效力。有此種種情形，遂致中等階級只能反對無效力組織形體；這些有權能力因而躍躍欲試，振興環生。斯時中等階級之普通主義名目，雖極廣為承認，而其實際權力，瀕於衰敗。

此於工業都市地方，確是實在。而在鄉村會社中，因地主權共和化，中等階級遂增益其勢力。蓋以許多鄉村地方，大土地財產繼續分散，小地主戶口繼續增加。俄意德奧之此種趨勢，大戰和以後，最為昭著。若是之例証，中等階級權力增加，堪與商業人製造人勞工階級並駕齊驅。

中等階級產生不乏學說之擁護家解釋家。其中卓越者，厥為貴族布賴氏 Lord Bryce——中等階級之最好代表人物。則於精通國會哲學界，有葛拉斯棟 Gladstone，喬吉 Lloyd George，威爾遜 Wilson，羅斯福 Roosevelt，敖倫突 Oran-
do，米留靠夫 Milukoff，馬沙里 Masaryk，皆是民主政治運動首領。斯人也廣為頻行注意之哲學家指導家，所持中庸見地，介乎左右極端之間，日與之做民主政治解釋。值斯時選舉團體人數愈加，至少始取得公同事務之行爲責任名分，而渠等之解釋，益成爲重要矣。

茲以上所述諸團體，極影響於政治思想系體之形成，皆產自本時期工業之進化；除此又有人種，地理，歷史團體，統稱為國家主義團體，或稱為廣義種族團體，亦深是重要。^{註1}若白種，黑種，黃種，北族 the Nordic，敖兒盆族 the Alpine，地中海族 the Mediterranean，斯拉夫族，the Slav，條頓族 the Teuton，拉丁族 the Latin，盎格羅薩森人 the Anglo-Saxon，波蘭人 the Pole，希臘人 the Greek，印度人 the Hindu，土耳其人 the Turk，以及許多其餘者，昌明其時生活者有之，競進語言和地理者亦有之；提高少數人權利者有之，力爭政治國獨立組織者亦有之。這些有力團體，盡力競爭其時社會生活之根本緊要；故於政治學說之領域，至極重要。蓋這些團體利益之擁護，辯証，理解，均為政治理論之許多樣式實施之直接事故。有時這些理論系體乃假以種族，國家主義，國家宣傳薄面具，而他時反與之微觸。當其經濟階級之學說或利益與人種地理團體學說相抵觸時，致發生許多有興趣之實際情形。

宗教團體亦為斯期之有力者，然未發達新樣式宗教政治哲學。德法意均為宗教團體之銳利競爭權力和尊嚴之舞臺。然學說成品，尚未昭著。無有類如宗教維新後 the Monarchomachs，亦無似十九世紀初革命後 Bonald 和 Lammenais。古時神學政治主義，鮮有開展。迨近斯期之末，費級氏 Fieser 及其餘者啓示教會於嚴格宗教道德範圍內獨立團結主義。

註1 See T. Simar, étude critiqu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des Races.